

淚

對於眼淚，我有三種體會。

父親並不是一個會和我說太多話的長輩，他的內心世界我僅只像透過一扇平面的紗窗觀看，並非視野全被遮蔽，但只有些許隙縫割裂的景象，光線透在我的眼前，供我揣摩，那些我還來不及了解的世界，以及未能開口相問的話語。

在我高中晚自習結束時，父親總會開車來接我，在晚上的停車場，我們走下了車，他一手就接過我沉重如鉛的書包，一邊打開後車廂拿出了一件外套叫我披上，我拎著便當盒慢慢走在他身後，在夜色中下，他的背影被暈白路燈照的頗長，這樣無語的行走上演了整整三個寒暑的夜晚，當時我沒有驚覺，未來除了父親還有沒有人，能陪我走上這樣的黑暗道路，日復一日。

但我可以確定的是，父親的心路，我一直是半隱半光的窺見。

禮儀師擦去了爺爺臉上的血汗，針線一針一針的縫補撞擊帶來的裂縫，疤痕寫在臉上，縫補的過程鮮血不斷漫出，禮儀師一針一針的縫，一邊一下一下擦去那不斷流淌的鮮血，當下我以為這是能騙過死神的伎倆，臉上這被縫補好的傷口，能騙過鬼使神差不讓他帶走爺爺，可迎面而來搭設好的靈堂，床空空如也，世間與離開，原來只有這麼一見疤痕之隔，父親，那時的低頭不語，我以為是無奈，沒想過世間有種痛，原來是無聲沉默的大慟。

和爸媽坐上了黑頭車，我覺得一切混沌極了，在噴吶聲中車子慢慢的前行，四周像在幻境之中，更確地來說，是和虛空結合在一起麻木流淌的空間，

大哥呢，此刻若有他在我身旁，我想跳下車子的想望會不會少一點點？想終止這一切，可是我不能，我必須挺直腰桿，因為身為長孫的哥哥，已經被迫因為八字和出殯時辰犯衝，被孤獨的留在家裡，準確地來說，他是不被准許出現在這裡的，但我也絲毫沒有勇氣回頭，因為這麼一來，靈柩便又會再度映入的眼簾，我沒什麼掉淚，從喪禮第一天開始，我沒敢直視那口棺，我胸口直欲卸載而出的壓力漸漸沉重。

很長一段時間我無法清楚記得關於那些場景的全部細節，生命中的片段恍惚被自動抽離，是我無法再擁有的記憶，抑或這是我顫抖的不願再記起，而潛意識

的將一切剝離殆盡，夏季的屏東空氣中承載了很重的溼氣，如同心一寸寸沉下去…沉了下去…

老一輩的人對我說過，身後的世界仍有靈明，親人離開的當天，家人會看見異相，但是沒有。

那一天，夜裡風吹嘯吼，雨絲斜飛，我本以為爺爺會回來，我又坐在和堂妹以往爺爺看電視的荖藤椅上，跳著爬到電視櫃上，按著不靈光的轉台鍵，像等著您從房間走出來叫我一樣，或者，在房前我的紗窗上，會看見一抹剪影，我起身一看，會是您，也許是讓我在無意中，看見您在燈下斜依床鋪的身影，可是沒有，整個晚上，一次，都沒有。

第二天，我跑到老屋裡，鐵門已被鎖住，但我知曉怎麼打開，床頭那台黑得發亮的收音機，用手一按，聲音沙沙作響，只有不間斷的模糊細碎，我想起上天還給了我七天的時間可供等待，還有一次機會您會回來看一看我，想到這裡，我跑到倉庫去找那輛您親手幫我組裝的三輪車，從倉庫裡拖出來，才發現我竟然踩不動它，父親此時走向我，看著我一語不發，我抱著父親的大腿抬頭問，怎麼不能騎了？幫我修好不好？父親低頭看向我，沒有說話，只讓眼淚，滴在我的臉上。

數年過後，我怨恨自己的怯懦，我是多麼喜愛追憶的人，卻再也沒有能幽幽的說出：「那時候，我記得…」，零星的片段只能如同水霧，在我獨自眼角氤氳上熱氣的時刻，一片片心驚的閃過腦海，在眼邊徐徐的冒出，讓不明所以熱燙的傾洩而出。

許多年後，夢見兒時和爺爺元宵節一起點燈，他指著紅燈籠的火光，說，如果能夠燒更久，就好了，能更更久，就好了，沒錯，我知道爺爺不會怪我的，因為我終於聽懂了他的話，不久了，擁有的，不多的，好好珍惜呀。

妹妹，母親在電話裡對我說，你人生第一次戶外教學，雖然前一天已經帶你買了許多糖果餅乾，還是給了你二百塊錢，當零用錢，那禮拜我回家替爸爸過生日，我一到家你滿眼笑意的從樓梯咚咚的跳下來，手上抓著一個方形東西，一個牛皮紙袋，表面貼滿了我喜歡的拉拉熊圖樣，我接過細細一看，發現那圖樣是你從我書桌便條本上依著輪廓上剪下來的，還有些參差不齊的多餘稜角，我打開，是密碼日記本，母親在一旁說，是你去戶外教學買的，我問，你還買了什麼，你搖搖頭，說買完只剩十塊了，我愣了，我想著海生館的紀念品店有小白鯨玩偶、小丑魚吊飾、鯊魚撲克牌，明明有那麼多你會喜歡的東西，想著當時你的同學們都各自買著給自己的紀念品，各自興奮的使用著第一次可以自由作主花費的金錢，猛然間時間回朔，我看見你在你戶外教學回來後，就奔進我的房間，踮腳尖爬上我的書桌椅，暈黃的檯燈底下，散亂的抽屜，找到了便條本，撕起一頁，小小的手握著那把長剪刀，沿著圖樣的弧度，用剪刀剪了下來，一片片貼在牛皮紙上，成了包裝紙，包起那本筆記本，我什麼也沒有說，蹲下來緊緊把你擁抱，用手把你的頭往我肩膀依靠，你還緊握著那本筆記本。這些年來，我經歷過許多擁抱，因為依賴、害怕、告別，種種的原因，這一次的擁抱，是為了所愛的人的靠近，甘願領受她慷慨的餽贈，在這樣的午後，我將保存這樣的記憶多少年？她的手依然緊抓著牛皮紙袋，而我感到有股炙熱，從我臉龐滑過。

3.

高中看見蔣勳先生的文字，「我們把時間劃成日、月、年，是從自然借來的的某一種現象，以地球、月球、太陽或季節的循環來假設時間的段落。」，我想，時間以何種單位流逝，人不曾真正去計算過，重量、長度、熱度，皆有科學及物理的實驗的結果，能有視覺觸覺的真正的感受，時間卻是除了手將日曆紙喇的一聲撕下後聽見的聲響，能證明它確實存在過以外，便是分針秒針靠著電池維繫的滴滴答答。

沒跟你說那個冬日的早晨，其實一開始狼狽而沮喪，在家中翻倒了茶水潑在了裙襪，我卻沒有時間再換一條新的，鞋跟不穩使我在下樓梯時差點拐了腳，外套忘了穿，在回家的公車上找不著悠遊卡，匆忙抓了把零錢投入，坑啷坑啷驚動了車裡的寧靜，透過公車玻璃窗在人潮洶湧的機車群裡，我突然看見你，儘管有七年沒見，各自安靜生活了數年，我透過側臉，便一眼認出就是你，我想讓司機馬上靠站停車，舉起我的手用裡拍打玻璃窗引起你的注意，想立刻跳下窗戶奔下車，衝到你面前，把隔絕在你跟我之間如同培養皿般截然不同的空氣和世界撕裂，呼吸急促張嘴大喊，讓聲音撕裂這如被隔音海綿包圍的空間，讓聲音直達你的耳膜，面目潮紅淚水如彈珠台被觸碰按鈕過後，搭啷搭啷篩落而下，司機猛然煞車，把手大力晃動，人群嘩啦啦向前踉蹌，我驚叫出聲，回過神來我是一動也不動坐著，紅燈一收綠燈一放，一眨眼人如水霧，安安靜靜你的背影在我瞳膜中漸漸縮小，再小，最終成了一個點，飽滿的脹脹的什麼，在我胸口不斷發作，司機廣播到站站名，發現我竟選錯了方向，已經坐了好幾站，街上人車喧嚷，震顫還盈盈在心頭，我卻忽然輕盈了起來，你的名字，我還記得，今天，我陪了你，走了這麼一段路。